

近闻作协『清理门户』

司马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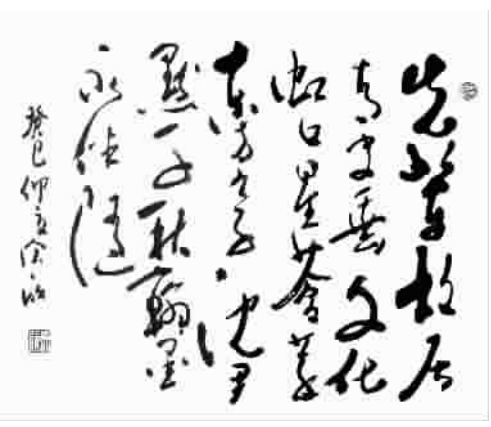
近日中国作协公示新会员，算是一条新闻吧——新闻性不仅在于 16 名网络写手要登堂入室，更在于 5 名贪官被除名，清除出中国作协。这 5 名贪官，文坛上倒是颇有名气，可惜现在均已银铛入狱，列其大名，有李凤臣、赵立山、王月喜、王剑和王宁云云。

文坛不是高雅之地么，作家更似是清高之众，怎么作家当中，也有贪官？有的。近年以来，贪官之写小说，墨吏之吟诗作词，竟成一个“现象”。说他沽名钓誉也好，论其以权出名也罢，倒也不能完全抹煞他还有那么一点“情趣”。贪官开衙纳贿，又闭门写作，颇有一点“双重人格”与“两面性”呢！我们总是规劝官员，“业余生活”要健康，“情趣”要雅致，似乎管住了“八小时以外”，就不会蜕化变质。现在一看，好像不对了，写书作赋的“雅官”，不是仍然成了日墨万金的腐败么？可见靠一点“情趣”，靠一点“文化”，是难以熏陶他的，这真如名列北宋四大家、写得一手好字的蔡京，原来是个贪官奸相，字写得同样龙飞凤舞的今人胡副省长，虽则“洪城到处古月胡，题字莫非胡长清”，其实只是个贪得无厌的墨吏。

有人说贪官的“文学”，文如其人，必定假伪。这也有道理，比如此次被除名的第一名，曾被称为“诗人书记”的李凤臣，写出的诗不计其数，出版的诗集几可等身，但写了些什么呢？“权系民心聚，姓公不姓私，身为民之仆，必当明斯理”，他就是在写这首诗的“书桌”之上，收取了卖官的巨贿。“佳节将至事纷然，冒雪驱车访饥寒”，这又是李书记的“好诗”，然年年“佳节”，他确是“事纷然”，忙得不得了呵，广纳“孝敬”、借节聚敛，收钱收到手都酸呢！所以贪官的作品，真善美三字，至少一个“真”字是没有的。

但也有人认为，贪官的“小说”恰恰有真实性，因为他们有“生活”、有“体验”啊。这同样有道理。比如贪官的“文学”往往喜欢写官场，上下之间的人身依附、争功邀宠，同僚之间的倾轧争斗，招降纳叛，冷对小民的鱼肉百姓、自视“父母”，以及仕途的生死冷暖、官场的明潜规则、内斗的险凶叵测，直到索贿的决窍、收受的门道等等，无不是内行里手，他们写的“官场小说”，因为“来自生活”，且有“真情实感”，甚至还是“原型”，比起那些看客的窥探和想象来，要“专业”得多——外行看热闹，内行懂门道么，所以贪官的“小说”云云，竟不料还有几分独到的“真实”和意外的“可读”呢。

这 5 名被除名的贪官“作家”，现在都在牢里，不知他们于囹圄之中，还在挥笔吗？但“进去”了，还在写的人，是有的——那个被“一支烟”、一盒“九五至尊”牵出来，又被查出受贿百万的周久耕周局长，一审被判 11 年后，不是“不上诉”吗？什么原因呢？因为“忙得很”，忙于“写一部小说”，而且照例是“反腐小说”。羁押周久耕的牢房，条件不行，“连一张用来写作的桌子都没有”，但周局长一边“抱怨不已”，一边却仍然挥笔疾书。至于“五毒书记”张二江，据说在狱中已经写了 4 本“文学评论专著”；至于在央企事发的贪官曲德臣，入狱之后，也已写出了《人生核算》这样一部决非会计专著的“小说”，洋洋数十万言，厚厚一大本，就更不是什么奇闻了。所以对于此次被除名的 5 名“囚官”，5 个“作家”，人们对他们的“新作”，是可以拭目以待的！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知道我终于要和过去的自己告别。审视着镜子里的自己——素颜配校服的生活就这样在期待和无知中骤然退去了。

成堆的试卷此刻正安谧地躺在角落里，上面的红色数字曾让我忐忑不安：我着急得几天吃不下饭只因为看错了一道题，噩梦连连只是因为选择题选了一个错误的答案。粗糙的纸页里有我手掌的汗水，有凌晨的白炽灯光，有高温、严寒和蝉鸣犬吠。而现在，它们卸下盛气凌人的姿态，像堆垃圾一样瘫在我面前——但我知道，我是如此热爱它们。

我走出卧室，把通知书递给爷爷奶



原来的锦江饭店

贺友直 图/文

现今的锦江饭店在茂名路，旧时习惯称其为“十三层楼”，对它的南楼则称谓“十八层楼”。

我曾见过原始的锦江饭店。那是在 1939 年的前后，我在“中华职业补习学校”读夜书学英语，学校在华龙路（今雁荡路）环龙路（今南昌路）方向是朝东朝南。我所在的教室在三

楼，底层贴马路朝东就是锦江饭店供应西餐，有时会有一缕炸牛排（其实辨不出是牛是猪）的香气随东南风飘进窗来实在诱人，也是一种不花钱的享受，随着老师念出跟着伸长脖子张开大口猛叫一句 very good！

真的是彼一时此一时，现今区区西餐一块牛排不在话下，可是再好的牛排咬不动了！

由美国导演 J·J·艾布拉姆斯执导的《星际迷航：暗黑无界》最近在国内热映。由此又掀起了一股星际旅行的热潮。《星际迷航：暗黑无界》是美国派拉蒙公司制作的影视经典科幻剧集《星际迷航》的第 12 部电影。在此之前，J·J·艾布拉姆斯导演了《新星际迷航》续集：2009 年版的《星际迷航》。

J·J·艾布拉姆斯出身于演艺世家，他的父母都是著名制作人。他也是一个横跨影视两界的多能手，在接手《星际迷航》系列之前，他制作的大名鼎鼎的电视系列剧享誉全球，这就是美国广播公司（ABC）的电视系列剧《迷失》和《双面女间谍》，以及和马特·里夫斯一起为华纳编制的《大学生费丽丝蒂》。

J·J·艾布拉姆斯擅长的在有限的空间里营造一种变幻莫测的情节氛围，在他担任编剧、导演的知名剧集《迷失》中，一群人因为飞机坠毁而落在一个孤岛上，他们前途未卜，寻求救赎，这个小岛与世隔绝，还潜藏着种种未知的威胁。正是在这种扑朔迷离的背景中，各种人物的性格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塑造各种富有个性的人物，是作为编剧的 J·J·艾布拉姆斯的另一长项。因此，他能够胜任《星际迷航》的导演一职，《星际迷航》的故事虽然和《迷失》不尽相像，但有着一致的情节需求，星际旅行中的飞船，是一个密闭的空间，会产生诸如《迷失》中的“孤岛效应”，一群人生活在这个有限的空间之中，他们的梦想、性格、命运发生交叉，如协奏曲的变幻，会碰撞出一些特别的情节。J·J·艾布拉姆斯就像一位魔术师，掌控着迷航中的人心变幻和宇宙空间中的救赎与成长。

在 J·J·艾布拉姆斯接手之后导演的两部关于星际旅行的新电影中，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宇宙世界，尤其是电影中的人物塑造得令人印象深刻：克里斯·派恩扮演的企业号舰长柯克，扎克瑞·昆图扮演的尖耳朵史波克，以及中国影迷熟悉的“卷福”扮演的超级坏人约翰·哈里森。这些人物鲜明生动，产生了一批新的“星际”系列的影迷。J·J·艾布拉姆斯导演的“星际”系列和以往的星际故事有所不同，他将科幻故事的内核表现得更为温情，每一个人物性格也令人过目难忘，可谓是星际旅行的新魔术师。

纪念沈尹默先生诞辰 130 周年

行草 徐欣

先辈故居青史垂，文化虹口墨苔萃。东方之子沈尹默，千秋翰墨永相随。

奶看。每天早上六点半整我把自己从被子里拔出来的时候，都能看到桌上爷爷已经放好的早饭——热牛奶、荷包蛋或者面条。晚自习下课，不管再冷再热，一定有奶奶在小区门口接我。我希望他们不要这么辛苦，两位老人身体不好，而他们只是说，“早饭不吃，你要得胃病。”“天黑了，不安全。”而现在，我终于能如愿去上海读大学了。

庞大而复杂的交通网，丰沛的日光和雨水，高楼林立、时针飞转——它符合了我过去的想象。每天被陌生的口音包裹着，吃着没有家乡辣味的江南菜，我在上海真实地活着。我很快适应了这个城市的节奏，开始规律的生活：关注天气的变化，欣赏久违的美丽日出。高考中的错与对，和大学四年比起来，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经历高考，志愿，叛逆情绪……我从高考的假期中调整过来，又看到了昔日专注而勇敢的自己。做自己喜欢和应该做的事，有一个既定的目标，并不断向它靠近。高考结束并不意味着学习的结束更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提线偶

提线偶默默坐在博物馆的椅子上，以一种既不舒服也不好看的姿势微微向后仰，似乎没找到平衡点。但他只这么坐着，看上去既心事萦怀，又空洞无物。他还未从最后一次演出中醒来。而那已经是上个世纪中叶的往事了。他在白色面具里笔直地看着前方，眼神是黯然而顺从的，这是木偶要退回到自己的心灵中去的眼神，是一种告别。他无声地站在博物馆的一角里，垂着身上所有的提线。

但即使是今天，只要将他用左手提起，用右手握住提线，将提线分挂在各个手指上，他霎时就可被复活。右手掌握好，适当高度，适当灵活，他就在不到两米的木头舞台上踱步，微笑，挥舞双手，大张的嘴里散发出木块未涂清漆时的特殊气味，一种植物经久不衰的清新。

他等待那只眷顾他的双手，等了几十年。

第一次去威尼斯是盛夏八月，记忆中难以忘怀的除了圣马可广场的古典建筑在灿烂阳光下尽显富丽堂皇，还有湛蓝无云的晴空和一望无际的蔚蓝色海水。其他城市常见的街道和车辆，在威尼斯衍化成了弯弯曲曲的河流和贡都拉船。蜿蜒的河道，荡漾其中的小船以及造型各异的桥梁组合成威尼斯独特的风情。这个由一百多个岛屿组成的世界名城，通过一百五十多条运河和数百座桥梁连接在一起。水，是这个城市永恒的主题。

此次造访威尼斯是去年初冬。依旧是纵横交错的河流和桥梁，遇上断断续续的雨，却是别一样风景和际遇。

当地主人给我们预定了主岛的宾馆。抵达威尼斯出火车站，需要翻过三座桥才能到达下榻的酒店。威尼斯的大理石桥梁，平地里风情万种，此时在我们的眼中却成了一座座巨大的障碍。成百级石梯上上下下没有斜面，我们只能提着沉重的行李，一级级攀登。翻越第一座石桥时还走得快些，待到过第三座桥时已步履维艰，几乎三步一停。虽值冬季，汗水濡湿了衣衫。然而却未曾想，数日后的回程更为艰难。连日阴雨加上涨潮，海水没过了路面。在浸水的石板路上拖着行李前行，对于行李箱本身也是一种考验，想必行李箱包的制造商也未必能想到这一层。不幸的是，高低不平的路面震松了行李箱的一个螺丝，从而使箱包的拉杆几与箱子本体脱离关系。由是，雨中前行的脚步变得更为艰难。所幸此时火车站已能遥望，密密的雨丝也逐渐变得疏朗。经过一番坚持和挣扎，终于连拉带拽地把行李提上了火车。

冬季的威尼斯，下午三点便冉冉地升腾起苍茫的暮色。如果下雨，那不到五点，已是夜色一片。我们在这个城市里看不到车辆，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船只。从主岛往来于各个临近的岛屿也都是依靠各色船艇。一日下午近五点，我们在雨中乘上一艘类似于快艇的铁皮船返回主岛。船驶离码头以后，很快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周围的人影都变得模糊不清而无法辨认其面目，只有海水忽隐忽现地折射出微弱的水光。船在海上颠簸，密集的雨丝随着大风飘进船舱，寒冷伴随着因对陌生环境而产生的紧张和焦虑很快弥漫了心头。这样的情景和情绪持续了将近二十分钟，才由目的地码头灯光的闪现而逐渐得以缓解。

威尼斯主岛的码头广场附近有每日水位预报，大屏幕上滚动播报当天以及第二天涨潮和退潮时的水位。一日下午，预报翌日有超高水位。傍晚时分，但见沿河小街的临街门户都在门槛外旋上了高而厚实的防水木板，遂成一道特别的风景。次日凌晨，在睡梦中被持续的水位警报声惊醒。旋即便听得走廊上有人走动的声响，却原来是同伴下楼奔旅馆门口打探水情。微弱的晨光中，旅馆门前小河中的水拍打着河岸，即将没上岸来。听闻此情，睡意已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草草梳洗收拾，在昏暗的天色中离开旅店，奔向火车站。

却原来，威尼斯的水是饱含着季节色彩的，或温柔而轻盈，或严厉而沉重，在不同的季节赋予人们以不同的感受，这便也是威尼斯的魅力。



十日谈

梦想成真

一个不足挂齿的过道就令人十分满足。